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賜進士及第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兼署湖北巡撫事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五 起閼逢敦牂十一月盡旃蒙協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至和元年 遼重熙二十三年 十一月辛酉以同知太常禮院吳充知高郵軍太常寺太祝鞠真卿知淮陽軍禮院故事常須為印狀列署衆銜或非時中旨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塡印狀通進施行及追贈溫成皇后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解舍最

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
進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禮官無以自明乃召
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無得輒以印狀申
發仍責取知委後數日有詔問溫成皇后應如它廟用
樂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填印狀奏云當用
樂舞事下禮院充眞卿怒即牒送亶於開封府使案其
罪洙抱案卷以示知府事蔡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
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亶於禮院禮院吏相率逃去
殿中侍御史趙抃奏蔡襄不案治禮直官罪畏憚觀望
執政以爲充敎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葬所訴於

內臣云欲送開封府案罪者充與眞卿也明日詔禮直官贖銅八斤充眞卿俱補外抃及諫官范鎮等皆言充等無罪不當降黜不報　甲子出太廟禘祫時享及溫成皇后樂章肄於太常　乙丑太常丞同修起居注馮京落同修起居注時臺諫官言吳充鞫眞卿不當補外京最後上疏言愈切宰相劉沆怒請出京知濠州帝曰京何罪然猶落修注臺諫又爭言京不當奪職不報

準布舊作阻卜今改部長貢於遼　丙寅徙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許元知揚州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剝爲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爲王堯

臣所知在眞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覩勢家要族立權巨艦與之卽小官惸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元自謂當然無所愧憚　己巳秦鳳經略安撫司言城秦州古渭寨畢工初築城費百萬緡其後留兵戍守每歲費十萬緡　壬申遼主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貞純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大赦內外官進秩有差先是太后生辰詳袞舊作詳穩今改耶律陳嘉努舊作陳家奴今改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賜珠二琲雜采二百段　辛巳詔宰相劉沆子太常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召試館職溫成皇后旣葬賜后

閤中金器數百兩抗力辭而爲璉請之　壬午以入內押班石全彬爲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頭奏曰全彬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臣不敢輒撰誥詞從之後三月全彬卒爲入內副都知　癸未遼錄囚甲申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欽天奉道祐世興歷武定文成聖神仁孝皇帝后蕭氏曰貞懿慈和文惠孝敬廣愛崇聖皇后　丙戌詔宗正寺故事屬籍十年一修今雖及八年而宗支蕃衍其增修之　知制誥劉敞言臣昨聞吳充出外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

不可是以觸忤聖意及延和殿奏事面奏宣詔充乃是盡職京意亦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今陛下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須要排逐言者又言臣前論吳充馮京諭官面蒙宣諭本末臣即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內耳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

十二月丙申遼主如中會川　庚子翰林學士王洙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祐方域圖　知并州韓琦以疾奏乞太醫齊士明翰林醫官言士明當診御脈不可遣帝立命內侍押士明往視之　丙午詔司天監天文算術官毋得出入臣僚家　丁未殿中丞直祕閣司馬光上古文孝經詔送祕閣　己酉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入內都知張惟吉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忠安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諷成治喪皇儀殿宰相旣導諫惟吉爭不能得至頓首泣下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宰相陳執中家撻女奴迎兒致死一云執中親行

杖楚以致斃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毆殺臣謂二者有一於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為阿張所殺自當付所司以正典刑豈宜公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執中家不克正陛下倚以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卻行而求前也執中亦自請置獄已而有詔罷獄臺官皆謂不可翰林學士歐陽修亦以為言遂執中去位言者乃止　丙辰睢州防禦使宗諤上所撰太平盤維錄降敕褒諭　帝春秋高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述上書請遴選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

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言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卒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貪昏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爲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切帝終不以爲罪述小谿人也（攷異）李燾曰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述疏以五年上傳云皇祐中誤也

融州大邱洞蠻楊光朝內附

二年遼重熙二十四年八月後爲清寧元年春正月癸亥遼主如混同江

戊辰邕州言蘇茂州蠻內寇詔廣西發兵討之　辛未幸奉先資福禪院謁宣祖神御殿先是議者謂帝特

行此禮因欲致奠溫成陵廟御史中丞孫抃言陛下臨御以來未嘗朝謁祖宗山陵今若以溫成故特行此禮虧損聖德莫此爲大翰林學士歐陽修亦論諫帝從之不復至溫成陵廟　丁亥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殊病劇乘輿將往視之即馳奏曰臣老病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已而卒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諡元獻旣葬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善知人如孔道輔范仲淹皆出其門富弼楊察其壻也　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行而程戡已先入爲參知政事轉運使高良夫攝守事時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

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亘夫亟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詔促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閒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兵與智高為寇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我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徹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人心稍定已而得邛部川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蜀人遂安　二月壬辰以汾州團練推官郭固為衛尉寺丞知幷州韓

琦言因嘗造車陳法其車前鋭後方上置七槍以爲前後二拒可用於平川之地一則臨陳以折奔衝二則下營以爲寨脚今令固自齎車式詣闕進呈旣試用之而有是命　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罪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知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暫廢它日復得敘官可不重其罰邪癸巳詔仲約特勒停會赦不許敘用　遼主如長春河　給事中崔嶧受詔案治陳執中嬖妾殺婢事嶧以爲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嬖妾殺之顧左右執中甲午授嶧龍圖閣待制知慶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

嘗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讎嫌隙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聲狼籍八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爲虛至今未賜省納臣若不槩舉一二明白條陳卽是負陛下耳目徵察之任又得憲臺餘實失職之罪臣不忍爲也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宜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敗壞國體又翰林學士素有定制執中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疏宜罷免者一也執中賞罰在手率意卷舒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煙瘴之地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近便之任乃轉龍圖閣直學士

又吳充鞠眞卿摘發禮院生代署文字等事人吏則贖金免決充眞卿竝降軍壘此執中繆戾妄罷免者二也館閣清官豈容纖巧而執中樹恩私黨如崔嶧并次除給事中知鄭州旣罷而給事中不奪故嶧洽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姦詐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此執中朋附妄罷免者三也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語者苗達劉祐劉希叟之徒所預坐者元孝寧程惟象之輩且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爲此執中頗僻妄罷免者四也邵必知常州日誤決人徒刑

既白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執中素惡必乃罷必開
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有汀州石民英
勘入使臣犯贓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捴是
虛枉御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比之民英則民英所犯
重而斷罪反輕邵必所犯輕而斷罪反重此執中舞法
妄罷免者五也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既得罪
出知鄭州呂景初輩隨又逐去有行將及我之語憑京
疏言吳充鞠眞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充等尋押發出
門又落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此執中
嫉賢妄罷免者六也女奴迎兒才十三歲既累行箠撻

從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裸凍封縛手腕絕其飲食遂致
斃踣又海棠者因阿張決打逼脅既而自縊又女使一
名髡髮杖背自經不殊凡一月之內殘忍事發者三名
前後幽冤闇固不少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執中
帷薄醜穢門闈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吏而又身貴室
富藏鏹巨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甚貧窶不一豪賑
卹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願陛下爲社稷生靈計
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尋有詔邵必復職知高郵軍吳
充鞠真卿刁約呂景初馬遵召還馮京候修注有闕吳
中復候臺官有闕並牽復　甲辰趙抃言臣近累次彈

奏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聞知諫院范鎮妄行營救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公議立大法則天下幸甚　先是知諫院范鎮言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竊謂爲不然執中再入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墮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自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淸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賚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正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

建言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舍大責細臣恐雖逐執中未嘗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逐大臣不以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卹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至是鎮又言御史以諫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諫官臣聞執中狀奏女使有過指揮決杖因風致死而外議謂阿張決死臣再三思維就阿張下獄自承非執中指揮有司亦可結案須執中證辨乃是爲一婢子令宰相下獄國體亦似未便所以不敢雷同上言然臣有不言之罪二而御史不知

初朝廷爲禮直官逐禮官而臣再奏論列及爲一婢子因辱宰相而臣反無一言臣之罪一也臣不及衆議未定時辨理執中至執中勢去已決始入文字臣之罪二也乞以臣章下御史臺榜於朝堂使士大夫知臣之罪臣雖就死無所憾也　乙巳以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河陽富弼爲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丙午徙知并州武康軍節度使韓琦知相州琦以疾自請也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爲已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修嘗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爲明鎬阻撓不得行及琦

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
留以資敵後且皆爲敵有矣遂奏代州寧化軍宜如岢
嵐軍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
去即詔弼議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

初翰林學士呂溱上疏論陳執中外雖彊項內實姦
邪又歷數其過惡十餘事帝還其疏溱進曰若止用口
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於是溱改翰林侍
讀學士知徐州辭日特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
爲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亦如例　考
臣劉沆言面奉德音凡傳宣內降其當行者自依法律

賞罰外餘令二府與所屬官司執奏蓋欲杜請託僥倖之路也因陳三弊一曰近臣保薦官吏之弊二曰近臣陳乞親屬之弊三曰敘勞干進之弊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得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眾頗不悅未幾復故　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　乙卯流內銓引對前雍邱縣主簿陳珙改京官帝謂判銓賈黯曰珙雖無它過而歷三任皆因緣陳乞不由有司奏擬珙乃龐籍女壻今保薦多至二十四人得非專欲諂附大臣故爾邪且與幕職官知縣珙鹽鐵副使洎之子也　知諫院范鎮等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凡換

七人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
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有材勇智慮
可責以辦治乞令久任從之　三月癸亥遼主以皇太
弟重元生日曲赦行在及長春鎮北二州徒以下罪
丁卯詔修起居注自今毋御邇英閣立於講讀官之次
初賈黯請左右史入閤記事帝聽坐於御榻西南至是
修起居注石揚休言恐上時有宣諭咨訪而坐遠不悉
聞因令立侍焉　丙子詔封孔子後爲衍聖公初太常
博士祖無擇言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
公案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褒成宗聖在晉

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並封以
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初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又
以其後爲文宣公然祖謚不可加後嗣乞詔有司更定
美號乃下兩制定議更封宗愿而令世襲焉　翰林學
士羣牧司楊偉等言判官殿中丞王安石文行頗高乞
除職名中書檢會安石累召試不赴詔特授集賢校理
安石又固辭不拜　癸未以權知開封府蔡襄爲樞密
直學士知泉州以母老自請也襄工筆札帝尤愛之御
製李用和碑文詔使襄書後又敕襄書溫成皇后父清
河郡王碑襄曰此待詔職也卒辭之　丙戌邇英閣王

洙講周官典瑞含玉帝曰若使人用此而骨不朽豈如功名之不朽哉　丁亥知審刑院張揆言知虢州周日宣妄言澗水衝注城郭嘗坐不實之罪帝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當恕其罪　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往年河決商胡執政之臣不審計慮遠謀修塞凡科配稍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百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處費民財為國斂怨今

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䘏之猶恐民起爲盜况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亾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而物力未充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逾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别路差夫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

年議塞滑州決河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

難冋此其必不可者五也亟遽止罷用安人心　是月以旱除畿內民逋租及去年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外咸言得失龐籍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亟爲嗣者早決之羣情既安則災異可塞矣　夏四月丙申上封者言有蔭子孫犯杖以上私罪情理重者令州縣批所犯於用蔭官誥之後若三犯奏聽裁從之　宰臣陳執中初爲御史所劾卽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復入中書視事　辛亥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幷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

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西轉運使相度利害皆謂如琦所議便又知制誥韓絳言臣嘗安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不均請行鄉戶五則之法又知制誥蔡襄言臣嘗爲福建路轉運使見一縣之中所差里正衙前有三四年或五七年輪差一次者一百貫至十貫皆入十分重難請止以產錢多少定其所入重難之等乃命絳襄

與三司使副判官置司同定奪遣都官員外郎吳幾復往江東殿中丞蔡稟往江西與本路長吏轉運使相度因請行五則法要著淮南兩浙荊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須行之其法雖逐路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　乙卯詔三司出米京城諸門裁其價以濟流民　知諫院范鎮言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

不可勝計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干天地之和而水旱作也臣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憂勞之心自天聖以來帝每以經費爲慮命官裁節臣下亦屢以爲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爲恨焉　丙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宰相陳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外議謂陛下不即降黜是欲使全而退之今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不知陛下以臣言爲是邪爲非邪執中之罪爲有邪爲無邪陛下若以執中爲非

郎乞罷免相位以從公議若以臣言為非亦乞竄臣遠方以誡後來不報　五月己未錄四　辛酉詔中書公事自今並用祖宗故事施行初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議者皆以為非僂左司諫賈黯奏罷之　戊寅詔曰朕祇紹駿謨厲精庶政吁惟近歲荐至煩言以為參顧問者間怵於私尸言職者或失於當涖官無匪懈之恪專鋭謬恩薦士乖責實之誠時容私謝至於命令之下以及詔除之行論議所移綱條謚紊爰申戒告以厲浚明苟逃修省之方浸長澆浮之俗必從吏議以正邦彝時上封者言古之取士以德行故淳明朴茂之人用

後世取士以辭章故浮薄纖巧之人進望條列弊事申戒百官故降是詔　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乞正陳執中之罪以塞中外公議不報於是抃與知雜事郭申錫侍御史毋湜范師道殿中侍御史趙抃同乞上殿閤門以違近制不許壬午詔抃等輸日入對知諫院范鎮言御史全臺請對陛下何不延問聽其所陳別自是非可行則行其不可亦當明諭其故使知自省今拒其請非所以開言路也旋命孫抃郭申錫趙抃以次入對皆以罷執中為請　是月遼主駐南崖　六月己丑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為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知制誥賈黯知

荆南皆從所乞也先是修奏疏言伏見宰臣陳執中自
執政以來不協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
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而
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用諞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此
由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
陛下不悟以爲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
之故宰相雖有大惡而屈意以容之彼雖皇恐求去而
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亾道路皆不暇
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它直欲拒言事者耳夫言事
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

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希合上意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它人陛下樂聞斯言不復察其邪佞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

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臣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不學無識憸邪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耳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願陛

下廓然同心釋去疑慮法成湯改過之思遵仲虺自用
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罷其政事別用賢
才以康時務則天下幸甚已而修及黯皆補外殿中侍
御史趙抃言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
去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
知河陽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秦州賈
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
非它葢不能曲奉權要日虞中傷皆欲效溱襄奎絳而
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萬一有緩急事陛下
何從而詢訪何從而質正也伏望陛下勿使修等去職

晉爲羽翼以自輔助知制誥劉敞亦以爲言修罷遂復晉　戊戌吏部尚書平章事陳執中罷爲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逆又交章論列抃最後乞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於是執中卒罷抃尋改翰林學士承旨始御史因執中殺婢事欲擊去之帝未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爲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帝以諭鎮鎮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爲讒慝也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

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廷辨之帝不報鎮由是與
逵排有隙　以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爲吏部
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宣徽南院使判幷州富弼
爲戶部侍郎平章事是日宣制帝遣小黃門數輩覘於
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
上帝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
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稱賀　癸卯
以龍圖閣直學士張昪權御史中丞帝嘗諭執政以昪
淸直可任風憲故使代孫抃時富弼初入相歐陽修復
爲翰林學士士大夫咸謂三得人云　甲辰以觀文殿

大學士知鄆州龐籍爲昭德節度使知永興軍尋改知幷州籍過京師入對帝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帝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詔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弼以陛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若一以公議繫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毀矣陛下所

空深察也且陛下旣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致也帝曰卿言是也　乙巳儂智高母阿儂弟智光子繼宗繼封伏誅以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爲戶部侍郎知邕州蕭注爲引進副使留再任注募死士使大理國購智高南詔久與中國絕林箐險深界接生蠻語皆重譯行百日乃通智高亦自爲大理所殺函其首至京師考異李燾曰大理國函智高首送京師此據蕭注傳然智高本傳云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馬光百官表大事記至和二年四月亦書儂智高死於大理　秋七月癸亥翰林學士歐陽修請

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臺諫官往還詔如有公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　甲子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國朝待宰相盛有故事其後多承例辭至是文彥博富弼入相御史梁蒨請班迎於國門范師道又請行上事禮然亦卒辭之師道長洲人　戊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吳育爲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因信讒邪而致亂察姦險而致治至於

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雖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審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軍國幾微或於權要不可不審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而事狀未見者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邪險不能陷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之而諫官或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遂命出

攷異李燾曰育正傳云爲諫官劉元瑜誣奏案元瑜此時實知潭州必非元瑜也今沒其姓名當徐攷之

又蘇軾嘗記王鞏云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卽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卽除西京留臺鞏父素爲臺言此案育自陝州召入至和二年二月判都省此時陳執中方家居待罪不知何時薦育所云醉拊御牀仁宗愕然因不復相育有心疾當得事實足見非劉元瑜誣奏也然育爲執中所薦亦未可曉又育出知延州非西京留臺嘉祐元年五月乃自延州徙河中二年八月自河中徙河南鞏所云差誤

己巳罷三司市御箭例初三司言御箭例皆以兩末黑中白羽爲之今監鋼市人求之不可得帝曰箭之傅黑白羽但取其文采耳然不若雞翎之勁也因令罷市　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言近者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減罷尋準敕差臣與三司相度減定續具奏聞今又聞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

伏見近年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但欲廣耗國財務爲己利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棟宇堅固未必損動昨爲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損一十三柱廣張工料以圖酬奬恩澤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眞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一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旣不可及其未修者亟速停 壬午遼主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有疾八月丁亥病甚召皇子燕趙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

戊子，大赦，縱五坊鷹鶻，焚釣魚之具。己丑，遼主殂，年四十。諡爲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考異：興宗之年，東都事略作四十三，李燾長編作四十一。興宗之諡，契丹國志及事略、長編並作文成皇帝，今俱從遼史。）興宗初立，受制於生母欽哀太后，致嫡母無罪被弒，論者譏其虧王者之孝。其後遷欽哀而復迎奉，頗盡孝養，而欽哀以不得干預朝政，意常不懌，臨興宗之喪，無戚容，見皇后悲泣如禮，乃曰：「汝年尚幼，何悲痛乃爾！」其很戾如此。興宗多酒失，然能感宮嬪之言，罷南伐之師，用兵西夏，旋許乞盟，遼鄙不聳，遼人安之。皇子燕趙國王洪基奉遺詔即位柩前，哀慟不聽政，羣臣上表固請，許之。遼主詔曰：朕

以菲德託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識有不及羣下有未信賦斂妄興賞罰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達上凡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擇用否則不以爲愆卿等其體朕意　庚寅詔流內銓臣僚陳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者自今並與權注初等幕職官仍著爲令　壬辰遼以皇太弟重元爲皇太叔免漢拜不名　癸巳知諫院范鎮言比者京師及輔郡歲一赦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必在五月六月閒也猾胥姦盜倚爲過惡指以待免況再赦至三赦乎今防秋備塞之

人無慮五六十萬使閑京師端坐而受賜者能不動心哉請自今罷所謂一敎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罷兵士之特賜錢以均內外而使民力得以寬　甲午遼遣皇太叔重元安撫南京軍民　乙未知諫院范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今陛下雖喜聞諫諍然攷其施行其實無幾豈大臣因循而多廢格乎請擬今御史諫官具員置章奏簿於禁中時時觀省仍以尚書省所置簿具言行否每季錄付史官詔中書置臺官言事簿令以時檢句銷注之仍錄與樞密院　戊戌遼主以遺詔命西北

路詔討使西平郡王蕭阿喇為北府宰相仍權知南院
樞密使事北府宰相蕭虛烈為武定軍節度使辛丑改
元清寧大赦　壬子詔曰任職之臣則有考課遷官之
法而宗姓不預吏事先朝著格使十八年一遷所以隆
族示優致忠厚也朕尚念夫本支之秀昭穆之近而有
耆老久次者其令中書樞密院第其服屬自明堂覃恩
後及十年咸與進官近緣特恩改轉者須更十年　乙
卯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高若訥卒車駕臨奠贈右僕
射諡文莊　九月戊午遼告哀使至帝為發哀成服於
內東門幕次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即位　遼主詔所幸

圍場外毋禁庚申詔除護衛士餘不得佩刀入宮非勳
戚後及承應諸執事人不得冠巾　癸亥詔學士舍人
院自今召試未有科名人復試三題　乙丑遼賜內外
臣僚爵賞有差庚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丙子尊皇
后爲皇太后宴蔵塗殿以上京留守宿國王陳留爲南
京留守　冬十月丁亥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爲天安
節從之以吳王耶律仁先同知南京留守事　己丑詔
京畿毋領輔郡罷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　乙未出內
藏庫錢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　丙申以主客員外郎
吳中復爲殿中侍御史裏行　戊戌監修南京鴻慶宮

內臣請於本宮隙地建皇帝本命殿帝曰建宮觀所以為民祈福豈可勞民自為邪其遇本命道場日止令設板位祠之　己亥以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為言事御史御史中丞張昪等言希孟自入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迎合前年內臣王守忠請節度使俸給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希孟輒上言稱恩命已行只乞後不得為例又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定百官行馬失序事同時聚議皆云臣子對君失儀尚蒙矜恕豈為偶近兩府行馬趨朝既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臣風旨不肯同署奏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為過犯此

皆姦邪迹狀明白後因全臺上殿奏事陛下面責希孟不逾兩月除開封府判官中外咸謂公明今卻自府判復除言事臺官伏乞別與一差遣壬寅改希孟爲祠部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使

癸卯侍御史梁蒨言近制兩府大臣遇假休日方許一見賓客非所以廣朝廷聰明其開禁使接士如故從之考異李燾曰御史臺記云蒨欲結交富弼上言乞舉班迎故事例議哂之又希執政意上言乞兩府私第不許接見賓客蒨性詐詖所言大抵類此案實錄十月癸卯所書則蒨乃乞開兩府私第見客之禁與御史臺記不同恐馮潔亦私有好惡也今不取此雖云從蒨所請然賈黯明年自知制誥出知許州猶以客禁爲言則蒨所請初亦未從也

乙巳禮部貢院上刪定貢舉條制十二卷

庚戌翰林學士刊修唐書

歐陽修言自武宗以下並無實錄以傳記別說攷正虛實尚慮闕略聞西京內中省寺留司御史臺及鑾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牘案簿尚存欲差編修官呂夏卿詣彼檢討從之夏卿晉江人　癸丑下溪州蠻彭仕義入寇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爲刺史者五世矣至是仕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長州訴仕義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爲亂知長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之仕義遁入地洞不可得俘其孥而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

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幷州市糴軍儲　初虞部郎中薛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爲被邊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錢五十萬緡得粟百六十萬斛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耳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於商賈蓄販之家今既用見錢實價革去三百萬虛估之弊矣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漕黃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減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糴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於是詔置河北都大提舉便糴糧草及催遣黃御河綱運公事

己未以向爲之行並遣見錢和糴法　甲子遼葬興宗於慶陵名其山曰定興丙寅北府宰相西平郡王蕭阿喇進封韓王　己巳交阯來告其王李德政卒【考異】宋史仁宗紀載此事於乙卯日今據長編安南告喪實在己巳日但宋初沿唐制授以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初未有安南王之稱長編稱爲安南王則失之不攷矣贈官在癸酉日封日尊在乙亥日今幷及之詔贈侍中南越王以其子日尊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　壬申遼主次懷州有事於太宗穆宗廟甲戌謁祖陵戊寅冬至有事於太祖景宗興宗廟不受羣臣賀

十二月丙戌遼主詔內外百官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諭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　丁亥修六塔河

先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仲昌垂子也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嘗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復上疏言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

十年之利也帝不聽　戊子遼以應聖節上太皇太后
壽宴羣臣命婦冊妃蕭氏爲皇后后樞密使惠之女也
進封皇弟和羅噶爲魯國王阿璉爲陳國王辛卯遼詔
部署院事有機密即奏其投謗訕書輒受及讀者並棄
市　甲午遼以樞密副使姚景行爲參知政事翰林學
士吳湛爲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韓紹文
爲上京留守　知制誥劉敞使於遼素習知山川道徑
遼人道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互殆千里欲夸示險遠
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逕且易不數日可抵中
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媿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

如是不敢變也〔考異〕宋史閻詢傳使契丹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葸嶺而迂枉若是豈非誇大國地廣以相欺邪惠慚不能對與遼傳所載略同遼奉使在至和二年而詢使在嘉祐五年卽使詢有此言亦是襲取遼意況葸嶺在西域與遼之上京遼不相涉蓋傳聞附會之說殊不足信今因遼事而辨正之　丁酉詔武臣有贓濫者毋得轉橫行其立戰功者許之　戊戌遼主命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庚子遼遣使致興宗遺留物及謝弔祭　遼以知涿州楊績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　庚戌太白晝見　遼以聖宗在時生辰赦上京囚　壬子新修醴泉觀成卽祥源觀也因火更其名　是歲遼主御清涼殿策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一等輕車都尉世職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六

起柔兆涒灘正月盡彊圉作噩七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元年遼清寧二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雪帝在禁庭跣足禱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帝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或以指抉帝口出涎乃小愈趣行禮而罷

丙辰遼主命諸郡長吏如諸部例與僚屬同決罪囚無令瘐死獄中詔曰先時諸路死刑皆待

決于朝故獄訟留滯自今凡彊盜得實者聽即決之
戊午宴遼使于紫宸殿宰相文彦博奉觴詣御榻上壽
帝顧曰不樂邪彦博知帝有疾錯愕無以對然尚能終
宴己未遼使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帝疾作
扶入禁中彦博以上旨諭遼使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
國書彦博與兩府俟于殿閣久之召入內副都知史志
聰等問帝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不敢泄彦博怒
叱之曰上暴疾惟汝曹得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白仍命引至中書
取軍令狀志聰等皆聽命及夕皇城諸門白當下鎖志

聰曰汝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庚申詣內東門小殿問起居帝自禁中大呼而出宮人扶侍者皆隨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肆赦消災彥博等退始議降赦帝旣不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欲留宿禁中而無名辛酉彥博與富弼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監之晝夜焚香設幄宿于殿西廡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遣近臣禱于在京寺觀天下長吏禱于岳瀆諸祠　壬戌帝疾小閒暫御崇政殿以安衆心

癸亥兩府求詣寢殿見帝史志聰難之富弼責之曰宰

相安可一日不見天子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康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問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子大赦蠲被災田租及倚閣稅　戊辰罷上元張燈自是帝神思漸清然不能語輔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　己巳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王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于其府知開封府王素嘗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欲收捕治狀彥博曰如此則張皇矣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良謹可保彥博曰

此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以靖衆衆以爲然時富弼以疾謁告彥博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彥博初欲自判王堯臣揑其袖彥博悟因請沆判之及帝疾愈沆譖彥博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帝意乃解（攷異蘇頌作孫抃行狀云禁門不開幾旬日雖執政大臣不得進見但通名于內東門候起居抃率同列謂宰相不宜坐待宰相因抃言乃叩閤入禁中李燾曰上以元日不安初七日宰相即入禁中此云禁門幾旬日不開誤也東都事略載富弼切責史志聰蓋據范純仁行狀今附載）壬午大雨雪木冰　遼主如魚兒濼　二月乙酉遼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蕭瑪嚕（舊作謨魯今改）知西南面招討都監事

甲午詔兩制以上問候于內東門餘皆罷之　甲辰帝

疾愈御延和殿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三月丁巳詔禮部貢舉　遼以應聖節曲赦百里內囚　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沒　己卯遼主製放鷹賦賜羣臣示委任臣僚之意先是興宗以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為護衛太保伊遜本寠人子嘗牧羊自言夢中食月啗日方半而寤頗以自負比長美風儀外和內狡初為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宮仁懿皇后見其詳雅如素宦令補筆硯吏興宗亦愛之遼主即位以伊遜先朝所任使同知點檢司事常召決疑議伊遜被委任自此始　閏月癸未朔以樞密副

使王堯臣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程戡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以戡與文彥博姻家故也　詔閤門自今前後殿閉口視事　辛卯以翰林學士王洙爲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出知制誥劉敞知揚州敞王堯臣姑子洙堯臣從父堯臣執政兩人皆避親也知諫院范鎮言洙在太常壞陛下禮樂爲學士時進不由道資性姦回恐終累堯臣章六上卒不報　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既歸本鎮上書言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得疾遽卒丁酉贈中書令諡文簡　遼自聖宗時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錢法演迤域中開泰中每

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己亥始行東京所鑄錢　乙巳遼南京獄空進留守以下官　夏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復決　丙辰召知鄭州曾公亮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公亮治郡有能名盜賊悉竄它境至外戶不閉民呼爲曾開門　甲子遼主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于郊　己卯以右司諫知制誥賈黯知陳州以父疾自請也尋改許州　五月甲申詔以九月於大慶殿行恭謝禮　初左千牛衛大將軍宗實幼養於宮中帝及皇后鞠視如子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及帝得疾不視朝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劉沆

宮豫勸早立嗣帝可之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弟純臣爲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堯臣以告彥博等彥博等亦知宗實帝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爲嗣旣具藁未及進而帝疾有瘳其事中輟考異李燾曰至和議立嗣諸家各有記述要當以龍川別志爲得眞蓋彥博等私議英宗當立已曾具奏但未及上耳其詔草亦非僞也蓋當日草臣預爲此奏可卽降詔事不容緩其理勢亦當耳今國史及文氏私記皆云已奏詔草則恐未然今從別志止稱奏議不載詔草別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凡謂韓琦與彥博劉沆同爲宰相則誤

知諫院范鎭疏曰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族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

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
鎮曰言如是事何不與執政謀鎮曰鎮自分必死乃敢
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　戊戌遼主
謁慶陵甲辰有事於興宗廟　丙午以龍圖閣直學士
夏安期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敵騎嘗乘之安期至
即命大築城方畧諸將白士卒有怨言安期益廣計數
百步令其下曰敢有一言動衆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
而就袤延六里　六月辛亥朔詔雙日不御殿伏終如
舊　丁巳遼命宰相舉才能之士戊午遼命有司籍軍

補過戌　己未殿中侍御史趙抃疏曰今上有謫見之
文下有妖言之俗天其或者以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
係丁寧警戒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爲而然也願陛
下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
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磐石維城根本滋固惟陛下以至
公而裁擇焉　辛酉準布舊作阻卜今改部長朝於遼貢方物
　癸亥中丞張昪等言臣等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
上殿聞已降付中書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
臣不欲臣等進對故爲沮遏伏望陛下指揮中書許令
臺諫官上殿臣等必不敢以瑣細事務上煩聖聽尋有

詔許中丞上殿　丁卯高麗遣使貢於遼　庚午集賢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曰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未安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今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斷自聖志遴選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倘未欲然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衞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帝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繼之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願公以死爭之于

是鎭言益力　遂舊制史官得與聞朝議辛未遂主命罷之俾史官問宰相而後書　時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繫栰渡人命輔臣分行諸門而諸路亦奏江河決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賑救之水始發馬軍都指揮使范恪受詔障朱雀門知開封府王素遽詔止之曰方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柰何障門以駭眾且使後來者不入邪知諫院范鎭言臣伏見諸路州郡俱奏水災京師積雨社稷壇壝輒壞其爲災變可謂大矣伏乞陛下問大臣災變所起之因及所謂消伏之術仍詔兩制臺閣

常參官極言得失躬親裁擇以塞天變　乙亥遼南京蝗蝻爲災　丁丑遼以南院樞密使趙王孔拉舊作查葛今改爲上京留守同知南京留守事吳王耶律仁先爲南院樞密使秦王蕭孝友爲北府宰相遼主親製誥詞褒賜孝友　己卯詔羣臣實封言時政闕失范鎮又言傳曰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肅祀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于號令必順天時然而上天出此變者盖曉諭陛下以簡宗廟也宗廟以承祧爲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貳以重宗廟也陛下即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

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俟有聖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而不決此天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廟之重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爲裁定

秋七月辛巳朔詔三司開封府臺諫官審刑院復上殿奏事仍日引一班自帝不豫惟兩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　乙酉詔京東西荆湖北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公事分行賑貸水災州軍若漂蕩廬舍聽于寺院及官屋寓止仍遣官體量放今年稅其已倚閣者勿復檢覆　遼遣使分道平賦稅繕戎器勸農桑禁盜賊　丙戌賜河北路諸州軍因水災而徙它處者米一人五斗

其壓溺死者父母妻賜錢三千餘二千　文彥博富弼等之其議建儲未嘗與兩府謀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于是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臣僚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伏望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既可徐察其賢否亦可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三四年間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武臣掌國機

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係全之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疏凡再上留中不出〔考異〕李燾曰韓琦舊傳云歐陽修因水災再上疏皆留中所云水災即嘉祐元年事而修傳乃于作樞密副使後栽之誤也修奏議自有月日王德用事據江氏雜志云富范蔡誤以文爲范也今改之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爲本宗廟爲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俟有皇子則退所爲後者頗優其禮數使不與它宗室等亦何爲而不可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國朝二宗相繼尹京

是欲本支盛彊有磐石之安而天下有所係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于宮中以消姦萌或尹京典郡爲夾輔之勢昪初又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狄青文彥博以青素忠謹外言不足置意昪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大臣爲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己丑出內藏庫緡絹三十萬賑貸河北　辛丑三司使戶部侍郎楊察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勤于吏職癱方作猶入對商榷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爲用神太竭云　癸卯以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爲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爲參知政事止舍

入院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乙巳貸被水災民麥種　是月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契丹國志與宋史同今從之）　司馬光又上疏請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位不報　癸丑復知池州包拯爲刑部郎中知江寧府江南東路轉運使唐介爲戶部員外郎時侍御史裹行吳中復乞包拯唐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用之故有是命　詔大臣自今無得乞子弟及親舊賜進士出身　知諫院范鎮言近日彗出東

方孛於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陛下
宜與大臣相救警以求消復之術且曰陛下以臣言爲
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爲不然
乞加臣萬死之罪甲寅鎮復與執政書言古之人三諫
而不從則去今鎮已六諫矣願諸公攜鎮之書言于上
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即賜鎮歸田或解鎮之職而置
之散外皆諸公之賜鎮又兩上疏言早定大計庚申以
鎮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　癸
亥樞密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判
陳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推其材武青每出入輒

衆觀至壅路不得行帝自正月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
目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知制誥劉敞請出青以保
全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言及之及京師大水青避水
徙家于相國寺行止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
熟狀出青判陳州　以三司使工部尚書韓琦爲樞密
使召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張方平爲三司使自西鄙用
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還自益州奏免橫賦四十萬貫
匹及減興嘉邛州鑄錢十餘萬蜀人便之始方平主計
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
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

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以湮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帝前晝漏盡十刻侍御皆跛倚帝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之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欲施行其後未期年京師有五年之蓄　先是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數與歐陽修稱譽富弼于帝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意弼引己登兩府既不如志因求外

官于是改龍圖閣學士知定州　是夕彗星滅　翰林
學士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帝
宿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
曰小失不足以白上宿至帝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
才足惜帝曰果得才小累何恤乎遂除詳議官同列退
詰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柰何宿曰
彼得與不得不過一詳議官耳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
不忍絲髮欺君喪平生節爲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
初李照斥王朴樂帝以爲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
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

協然照卒葬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于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不敢毀乃藏于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則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于是范鎮言國家自用新樂日食星變冬雷秋電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此者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

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爲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輒用新樂也乞下執政大臣參議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別加制作　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戊寅詔招撫彭仕義　是月遼主如秋山后從行至殺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而成遼主大喜出示羣臣次日行獵有虎突出遼主一發殪之謂羣臣曰力能伏虎不媿皇后詩矣　遼魏國王蕭忠卒年七十四后之父也遺命家人薄葬訃聞遼主輟朝三日　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曰自古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其或撝謙未暇則有司爲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爲

諱也及唐中葉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
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彊則
茂基壯則安今日公卿至庶人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
大而莫敢進言向以水災親下明詔勤求得失臣安敢
舍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時范鎮亦屢
奏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決定大議　庚寅命宰
臣富弼攝事于太廟樞密副使田況于皇后廟程戡于
奉慈廟辛卯恭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改元丁酉加恩
百官　庚子遣主如中京祭聖宗興宗於會安殿　癸
卯以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抃知睦州

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師道及抃嘗攻沆之短至是抃等又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遂引格出之中丞張昪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甲辰詔三司置司編祿令以知制誥吳奎右司諫馬遵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爲編定官從樞密使韓琦言也　冬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鉅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錢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　辛未以草澤雙流宋堂爲國子四門助教堂著書頗究時務數爲近臣所薦至是翰林學士趙槩又言其所著書特錄之　丙子遼主如中會川　十一

月辛巳王德用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以判大名府賈昌朝爲樞密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昌朝稟性回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臣願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天下幸甚　是日范鎭入對垂拱殿鎭前後上章凡十九次待罪幾百日鬚髮爲白至是泣以請帝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鎭由是亦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己丑鎭復爲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庚寅錄潭州進士楊謂爲郊社齋郎先是蠻獠數寇邊史館檢討張芻責監潭州稅及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潭州務

遂以說于元瑜使謂入梅山招諭其酋長四百餘人皆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爲民凡千一百戶故朝廷特錄爲功通梅山蓋自此始　癸巳以草澤建安黃晞爲大學助教致仕晞少通經著聱隅書十卷慶歷中聘召不至至是樞密使韓琦表薦之受命一夕而卒　戊戌遼以知左伊勒希巴事耶律囉勒舊作劃里今改爲伊勒希巴以北院大王耶律仙通舊作仙童今改知黃龍府事都監耶律晗里齊舊作合里只今改先以使宋失辭免官至是起爲懷化軍節度使　遼主之爲燕趙國王也興宗以左中丞蕭惟信資性沈毅篤志好學從爲燕趙王傅諭之曰燕趙左

右多面諛不聞忠言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臣之義有不處王邸者以名聞惟信輔導以禮後遷北院樞密副使坐事免官至是復為樞密副使　甲辰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大赦乙巳遼主以皇太叔重元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徙封趙國王扎拉為魏國王吳王尼嚕古（舊作涅魯古今改）進封楚國王百官進遷有差　遼主謂南府宰相杜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煩以劇務朝廷之事總綱而已頃之拜右丞相加尚父防旋卒遼主歎悼賵贈加等官給葬具贈中書令諡元肅　帝之得疾也賈昌朝陰結右班副都知武繼隆

令司天官二人于大慶殿庭兩府聚處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顧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致也史志聰等以狀白執政彥博召二人詰之曰天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眞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及議遣司天官定六塔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請留之彥博曰彼何敢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十二月戊申朔右司諫呂景初言伏覩詔

書今後雖遇辰牌當畱一班令臺官上殿欲望諫官同此從之　遼以韓王蕭阿喇（舊作阿剌今改）爲北院樞密使徙王陳與蕭革同掌國政革諂諛不法阿喇爭之不得遂告歸遼主由是惡之旋除東京畱守　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爲工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昪言天子耳目之官用舍進退必由陛下柰何以宰相怒斥之又請與其屬俱出吳中復指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彎俗謂鬻棺者爲彎則沆素行可知沆亦極詆臺官朋黨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罷樞密使沆因奏御史削陛下爪牙將有不測

之憂而昇等亦辭爾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詔沆過大朝會緣中書班昇爲中丞彈劾無所避帝謂昇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樸學愚忠仰託聖主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忠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之感動　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曾公亮爲給事中參知政事龍圖閣學士知江寧府包拯爲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于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

庭自言曲直吏不敢欺時京師大水因言中官勢族築園榭多跨惠民河故河塞不通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甲寅遂上太后尊號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廣愛宗天皇太后　乙卯以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句太學始瑗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親愛如其父兄從遊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瑗既爲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瑗教人隨材高下衣服容止有度人遇之雖不識皆

知其爲瑗弟子也于是擢爲經筵治太學如故（攷異）實錄稱瑗以天章閣侍講管句太學案嘉祐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然無除天章閣侍講日月今從長編

甲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告其母密藏（舊作沒藏今改）氏卒初密藏氏通于李守貴又通吃多已守貴憤怒于是殺吃多已及密藏氏諒祚母族鄂特彭（舊作訛龐今改）乃族殺守貴併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輟視朝以諒祚母喪故也

二年（遼清寧三年）春正月庚辰遼主如鴨子河　癸未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榜出嚮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

斥或爲祭文投其家然文體自是遂變　丙戌遼留倒塌嶺節度使乙未五國部長貢方物於遼　己亥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孫甫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善持論著唐史記每言唐人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詔　其書祕閣　二月己酉梓夔路三里郡夷人寇淯井監　庚戌遣使錄三京輔郡繫囚　己未遼主如大魚濼　壬戌太子太師致仕杜衍卒衍退寓南京凡十年性不殖產第至卑漏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履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爲居上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乎王洙謁告歸應天府

有詔撫問及崩帝遣中使賜藥挾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諡正獻衍臨終戒其子薄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澧州羅城洞蠻內寇發兵擊走之　癸酉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王德用卒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名聞外國雖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　是月雄霸州地震　三月辛巳遣以楚國王尼嚕古爲武定軍節度使　丁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已丑賜諸科及第

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同出身補諸州長史文學攷異李復圭記聞云是春以進士羣辱歐陽修之故殿試竝賜及第不落一人今從長編 乙未遼遣林牙耶律防等來請御容戊戌以御史中丞張昇爲回謝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遼興宗致其畫像及聖宗畫像凡二軸請易眞宗及帝御容既許之會興宗晏駕遂寢至是遣使再請故命昇等傳命令亟持新主畫像來卽予之翰林學士胡宿草國書奏曰陛下先已許之今不與則傷信矣不從昇等至遼遼主欲先得聖容昇曰昔興宗弟也弟先面兄於理爲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遼人不能對 庚子判陳州護國節

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發哀苑中贈中書令諡武襄青爲人謹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甘苦雖敵卒犯之無一人敢先後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爲人自以爲莫及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以爲青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夏四月丙辰遼主清暑永安山丁巳徙知常州侍御史范師道爲廣南東路轉運使舊

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置籍次第之　已巳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從中丞張昪言也　辛未通判黃州趙至忠上邕地圖及雜記十卷　癸酉以彭仕羲未降遣官安撫湖北　甲戌司天監言據崇天歷已亥年日當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為閏以避之詔不許　火峒蠻儂宗旦聚衆入寇（攷異）宋史仁宗紀書於是月已巳今從長編繫於甲戌日　宗旦者智高之族也知邕州蕭注欲大發峒丁擊之知桂州蕭固獨請以敕招降轉運使王罕以為宗旦保山溪篁竹間設伏要我軍未可必勝徒滋邊患乃獨領兵

交境上使人招宗旦子日新諭曰汝父内爲交趾所仇
外爲遼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于是宗旦
父子皆降南事遂定以宗旦爲忠武將軍日新爲三班
奉職　五月庚辰并代鈐轄管句麟府軍馬開封郭恩
與夏人戰于斷道塢死之走馬承受黃道元府州寧府
寨監押劉慶被執死傷數百人亡失器甲馬匹甚衆詔
贈恩同州觀察使封其妻官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
　癸未賜國子博士寇謹錕絹五十兩匹謹上其祖準
所著文集也　甲申改築禖壇于圜丘東南　己亥遷
主如慶陵欵祔於金殿同天殿　六月壬子以汝州龍

山孔旼爲校書郎致仕絳州稷山韓退爲安逸處士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薦二人有行義故也　自趙彥若制策不入等閱四年遂無應科者帝曰豈朕待之不至邪丁巳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美異之士嘗以推恩過厚而難其選所取不過三二人甚非所以廣詳延之路也其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孫抃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選人草澤人應制科者並聽待制以上奏舉無得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行不如所學並坐舉者其進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　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戊辰以淑妃苗氏爲

貴妃兗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降故有是命舊時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之文不行禮只以綸告進內于是翰林學士胡宿疏論之不從　辛未遼以魏國王扎拉爲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辛巳詔河北諸道部署分遣兵官教閱所部軍　甲申遼南京地震赦其境內（攷異長編載四月丙寅契丹幽州地震大壞城郭覆壓死者萬人與遼史所載日月前後不同今從遼史）乙酉遼主如秋山　辛卯令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御史中丞張昪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初知諫院陳旭言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因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故以命昪等然卒亦無所進退

焉　壬辰知麟州武戡除名江州編管坐與夏人戰斷道塢而棄軍先入城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